

# 网约车出车祸 孕妇不幸流产

## 浦东法院判决平台公司赔偿吴女士9万余元

目前网约车已成为人们日常出行的重要方式,安全问题也备受关注。因司机违规驾驶,网约车发生车祸,车上孕妇不幸流产。意外突如其来,责任由谁承担?提起违约之诉还是侵权之诉,有何区别?

近日,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(以下简称浦东新区人民法院)审理了这样一起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件,引起广泛关注。

### 案情回顾>>>

2022年1月,吴女士通过某网约车平台预约车辆,前往医院产检。然而,因司机在驾驶中违规变更车道,意外发生车祸,吴女士不幸在车祸中受伤。

经医院检查,事故虽未直接伤及胎儿,但吴女士因多处受伤和出血,导致胎儿难以保住,最终不得不做了流产手术。

康复后,吴女士将司机、租车公司、网约车平台一齐诉至法院,并申请追加事故车辆的承保公司为被告。

吴女士认为,这次事故给自己身心造成巨大伤害,要求赔偿医疗费、营养费、精神损害赔偿等,由两家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无责范围内作出赔偿,不足部分由司机、租车公司、网约车平台共同承担。

司机对此未作答辩。租车公司辩称,公司是肇事车辆的所有人,但此次事故与公司无关,不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网约车平台辩称,其与司机仅为合作关系,并非劳动合同关系,因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### 法院判决>>>

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,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,损害对方人身权益、财产权益的,受损方有权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。

本案中,原告通过网约车平台预订了网约车服务,双方之间形成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,而原告与保险公司、租车公司、司机并非合同

相对方,上述三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网约车平台作为运输经营方,负有保障乘客人身安全的法定义务。上海《网约车管理若干规定》也明确指出,网约车运营服务中发生安全事故,平台应当对乘客的损失承担先行赔付责任,因此法院判定网约车平台承担全部赔偿责任。

关于赔偿金额,除交通费、营养费、误工费之外,考虑到原告多次试管才成功怀孕,此次事故虽未构成肢体伤残,但对其精神造成较大打击,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,共计赔偿吴女士9万余元。

后来平台不服提起上诉,二审维持原判。

### 法官说法>>>

本案主审法官励希彦指出,网约车平台作为运输服务的经营主体,也是与乘客签订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的相对方,理应保证运营安全,

保障乘客合法权益。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,法官作了解读:

首先,违约之诉还是侵权之诉。当乘客乘坐网约车发生事故,需要提起诉讼时,可以自由选择违约之诉或侵权之诉。违约之诉是基于合同关系,主张对方未履行合同义务;侵权之诉则是基于侵权行为,主张对方因过错造成损害。

本案中,乘客提起违约之诉,与原告形成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的是网约车平台,因此非合同相对方的保险公司、租车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。

其次,网约车平台作为承运人,需承担违约责任。在网约车运营中,平台拥有派单的主导权,路程定价规则、责任限制等条款由平台事先拟定,平台发挥着组织、主导和调度的核心角色。乘客打车时,默认交易对象也是网约车平台,因此与乘客之间构成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的是平台,而非具体的网约车司机。

在乘客乘坐网约车途中,受到

非自身健康或者非乘客故意、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害时,网约车平台作为承运人,需要承担违约责任。平台依法对外承担责任后,可以再依约处理内部责任,如向司机追偿、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等。

此外,要严格依法依规运营,守护乘客平安出行。值得注意的是,本案中,司机曾因醉酒驾车受到行政处罚,这次又因为司机违规驾驶发生事故,平台需要承担违约责任。由此可以看出,该平台在选任网约车司机时,未尽到充分的审慎义务,对网约车司机安全驾驶情况,也缺乏主动监管机制。

本案的判决不仅为类似纠纷提供了法律参考,也提醒网约车平台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“弦”,进一步完善车辆、司机的审核流程,进一步强化管理培训,建立主动监管机制,严格依法依规运营,守护乘客平安出行。

本报记者 宋宁华  
通讯员 曹赞娟

## 加盟微信卖茶? 骗你的!

### 杨浦区法院宣判一起案值200余万元网络诈骗案

本报讯(通讯员 刘高明 张颖 记者 孙云)近日,杨浦区法院宣判了一起以茶叶经销为名的网络诈骗案,主犯左某等10余人通过虚构“知名茶叶厂老板”人设,诱骗受害者缴纳高额加盟费,涉案金额高达200余万元,左某等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至1年10个月不等,并处罚金。

2023年初,李女士通过社交软件结识了一位自称“茗哥”的男子。对方自称是某茶叶厂的老板,邀请李女士加入一个群聊,群内不仅有“合作伙伴”,还有所谓的“专家学者”,“茗哥”不时在群内分享自己的成功经历,并声称自己的茶叶厂正在扩招经销商,投资即可稳赚不赔。

在“茗哥”的诱导下,李女士凑足5万元,获得了“独家经销”名额。然而,当她收到茶叶后,发现实际品质与宣传严重不符。更令她震惊的是,“茗哥”承诺的协助开店、稳

定货源等服务均未兑现,她很快被踢出群聊,对方也失联了。

意识到被骗的李女士随即报警。经公安机关侦查,所谓的“茗哥”实为诈骗团伙精心打造的人设。2023年2月起,以左某、韦某为首的犯罪团伙与某茶叶厂签署加盟协议,获取了该厂的证件和材料。随后,他们招聘了一名男子,将其包装成“茗哥”,以给茶叶厂拍摄宣传片为由,让其出镜,制作了大量视频和图片素材用于后续诈骗活动。

在左某的指挥下,团队成员将各自负责的微信号都包装成“茗哥”,从短视频和K歌平台捞取并添加受害者,以带受害者投资赚钱为由,诱骗他们缴纳会费。每轮均能引诱数十名受害者上当受骗,一轮得手后,团伙成员便会清理账号,重复操作开启新一轮的诈骗行为。经查,该犯罪团伙共骗取钱款200余万元,受害者遍布全国多地。

## 市消保委测评43款产品,个别有塑化剂成分 美甲产品 期待安全标准

本报讯(记者 金旻旻)指甲油种类繁多,美甲贴价格不等,如何挑选更安全的产品?最近,上海市消保委对21款指甲油和22款美甲贴进行了测评,个别美甲贴片中检测出了塑化剂成分。

传统指甲油、甲油胶(光疗胶)以及美甲贴(穿戴甲)是目前主流的美甲产品。测评中,消保委聚焦通过线下大型商超和线上电商平台,购买了销量居前的21款指甲油和22款美甲贴,涵盖OPI、无印良品、Miss Candy、恩妮诗、酷丹等品牌,价格从6元至108元不等。检测发现,大部分指甲油没有太大的安全风险问题,但皮肤敏感者须注意,相较于水性指甲油,油性指甲油和甲油胶中风险物质

的含量相对更高。

针对近来美甲圈中最热门的美甲贴(穿戴甲),测评人员主要对其中的甲片、果冻胶和液体胶水进行了检测。结果发现,大多数甲片未测出安全风险,仅个别美甲贴片中检出邻苯二甲酸二甲酯(DMP)或邻苯二甲酸二乙酯(DEP)等塑化剂成分。果冻胶的安全程度要高于液体胶水。部分液体胶水中检出了一定浓度的游离甲醛,这些胶水在使用时确实可以闻到些许刺鼻气味。

消保委表示,目前还没有针对美甲贴、穿戴甲这类新型产品的标准和规范,希望行业或相关监管部门后续能出台相应标准,对该类产品进行有效监管。

## 法国青年马库斯携带622张“家庭珍藏”抵沪,揭露日军侵华罪行 让外公的老照片见证历史



■今天中午,马库斯来到四行仓库参观,手展的是外公留下的老照片  
本报记者 刘歆 摄

昨天深夜,法国青年马库斯带着外祖父劳伦斯遗留下的622张照片抵达上海,他不仅希望带这些照片“回家”,也希望亲手将“历史”交还给中国。

今天中午,马库斯来到四行仓库参观。他说,这次上海之行,他非常想将外公留下的照片影像和今天的上海作对比,他还计划前往外白渡桥和龙华寺拍摄影像。未来,他想借助AI技术更好地还原照片,让这些老照片更清晰。

这一切源自2021年马库斯的一次意外发现——他在整理外祖父遗物时发现了一本保存在防水袋中的相册,打开时部分照片上还带着血迹。从此,马库斯就与好友松松、士杰一起努力揭开这段被尘封数十年的血泪记忆。

### 照片背后的血泪记忆

黑色的老式手拎皮箱,被马库斯抱在怀中从法国带到了中国。对于这次“上海行”,马库斯称之为“重走劳伦斯之路”。1935年秋天,劳伦斯移居上海,他非常喜欢中国文化,会说普通话和上

海话,有很多中国朋友。

美好的生活因为1937年淞沪会战的爆发而彻底改变。劳伦斯目睹了日军对上海的轰炸、对平民的屠杀。马库斯说,外祖父因近距离的拍摄行为被日军监视威胁,两个孩子遭到日军报复杀害,这给了外祖父沉重打击。

马库斯的另外一位舅舅马克3岁时到的上海,尽管家人将黄浦江中的浮尸说成“游泳者”,但还是给年幼的马克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。回到法国后,马克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,每天都在重复讲述他的经历,陷在周而复始的痛苦回忆中。

### 搜集更多历史的证明

对于装有照片的行李箱,马库斯和朋友都非常宝贝。小心翼翼地戴上手套,马库斯打开行李箱向记者一一展示外祖父留下的这些照片。轰炸后,残垣断壁的建筑、在废墟中死伤的平民、实施暴行的日军……

首批被整理出来的170张照片揭示了日军侵华的残酷场景,随着马库斯整理的深入,他的心

理压力越来越大。马库斯永远不会忘记他打开防水袋后看到的一张照片——它记录了一个人头被炸碎后的场景。随后他通过细致整理,又发现了第二批照片,目前照片总数为622张。这些照片主要记录了被日军侵略前的上海城市景观、战争期间的上海和劳伦斯家的日常生活三部分内容。

以一组记录了龙华寺被破坏前后的对比照片为例,被破坏后的龙华寺部分建筑严重损坏,大殿部分坍塌。此外,照片中还有上海轰炸、四行仓库战火、日军对平民施加的暴行等内容,每张背后均有劳伦斯手写的注释,详细标注了时间、地点和事件,甚至记录了遇难者的名字和故事。

### 寻找外公朋友的后代

马库斯向媒体展示了劳伦斯给中国朋友们拍摄的照片。马库斯说,照片上的人可能都已经在侵华战争中去世了,但他们接下来计划在上海寻找照片上人物的后代,并建立联系。

本报记者 胡彦珣